

新的起点

(特写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在地下开电車的姑娘·····	蘇 然 (1)
田野里的白衣战士·····	楊 苡 (10)
女号兵·····	王少华 (15)
独臂英雄·····	卓智 风潮 (22)
人民的勤务員·····	朱月瑾 許成章 (26)
初到农村·····	施文涛 (31)
肯干、肯鑽研的人·····	郭秀文 (34)
商业战綫上的尖兵·····	李 萌 (39)
携手并进·····	周勛初 (45)

在地下开电車的姑娘

赫 然

每到冬天，西北风掠过微山湖面向賈汪吹来，使不牢河的水结冰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在賈汪地下的采煤工人們，过的却仍然是春天的生活。但一等到夏天多雨季节，从微山湖流出来的这条不牢河，就悍然掉过头来倒流了，这个时候，矿工們往往就得从地下走上来，去抗洪，就連坐在办公室的姑娘們也要放下笔杆，参加防洪的行列。

王玉珍是财务科的成本會計，她虽然才将将二十岁，可是身板子真赛过一个小伙子。連日大雨，不牢河可能又要犯病，她在办公室呆不住了，立即投入了防洪的队伍。在那些紧张沉重的体力劳动里，她完全不象一个女孩子，小伙子能干的她也能干，小伙子挑一百八十斤，她不挑一百七十九。洪水过去了，矿山安全保护住了，她被評为防洪功臣，这在女同志里边还是头一个哩。

从此，王玉珍深深爱上了体力劳动，她深深感觉到体力劳动的意义与愉快，只要工作做好了，她总是找一切机会走出办公室去。

天气越来越冷。眼看就进臘月門了。賈汪煤矿弥漫着送別第一个五年計劃，迎接第二个五年計劃的歌声和欢笑声。劳动

者的欢愉来自地下，从地下飞向天空，融解了那飘落在从东北拥抱过来的山头上的雪花。

一个动人的消息，传播了开来：“下放干部，到劳动中去锻炼！”这是党发出来的号召，它激动了每一个干部的心，也激动了正在拨弄算盘的王玉珍。王玉珍很快地写了一份请求书。过了一天，没有人找她谈话，她又写了第二份，又过了一天，还没有人找她谈话，这可把这位姑娘急坏了，她先是翘嘴生气，最后终于嚷了起来：“到底谁管这碼子事啊？”接着又写了第三份，第四份。并且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终于党委会的负责同志找她谈话了，让她做好准备，决定放她到劳动中去锻炼。她一蹦八尺高，这下可乐坏了！多少天叨念着的下放劳动的事儿如愿了。就这样，她勇敢地走下了矿井。

早晨的太阳还没有冒红，夜班的矿工一批批从矿井中走了出来，他们是最先迎接了太阳的人们，远远看到他们背着大渡灯，戴着安全帽，身上尽是土，脸上抹着黑，雄赳赳的走向归途。要不是谈笑声使人觉得特别清亮，谁也不会辨别得出在这群男人们中间还掺杂着两个青年的姑娘，其中有一个，就是王玉珍。才只一个半月的时间，王玉珍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地下电车的司机了。

王玉珍下井后是遇到不少困难的。起初，都还是些小麻烦，例如：有人不相信女同志能干地下的活儿啦，有人甚至对女人下井还有点忌讳啦，等等。这些，王玉珍是不在乎的，只要头皮硬硬，脸皮老些也就过去了。她想，反正做给你们瞧，看是行不行！可到后来，实际接触了活儿，那可是真功夫啦！单就拿

下竖井这一段来说，七八十公尺深，坐在罐笼里，就象从悬崖上掉下来一样，心忽悠一下子跑到嗓眼上来了。等到了井下一看：左一条巷道，右一条巷道，横一条巷道，竖一条巷道，什么弯道啦，花道啦，真是复杂得很，电车拖运着煤车，象一条巨大的铁蛇，一列列穿梭似的来往不绝，早已看得眼花缭乱。刚刚走出办公室的姑娘，怎能不提心吊胆呢？但是，当她有些畏缩不前的时候，耳边立刻就会响起了党委书记在欢送会上的那段话来：“过去地下还没有过女同志开电车，你们是第一批，要勇往直前，放下架子，要很好地团结群众，起先锋作用，做个榜样！……”这一想，立刻又鼓起了勇气。然而勇气可不是光凭几句话就能牢固的长在人身上的，从恐惧到无畏，必须有实际的、持久的锻炼，王玉珍也就是沿着这样一条真理的路走下去的。

王玉珍的师父叫马世田，人虽才二十三四岁，可挺老成，对玉珍既爱护又严格。而王玉珍也是一口一个‘师父’地叫着，诚恳又亲热，马世田每听到师父长师父短的，真想一下子把心掏出来交给徒弟。自从师徒两个订了合同以后，马世田决心向王玉珍学习文化，王玉珍也想尽办法教师父的文化，就这样师徒两人无形中就互相展开了竞赛。

有一天王玉珍和马世田又下了井，王玉珍紧紧跟在师父的后边，帮着师父提着大渡灯。正走着，忽然咕咚一声，王玉珍一只脚掉在水沟里了，腿别在水沟的边上，摔了一跤。自己倒没感觉怎样，可把马师父吓得“啊哟”了一声跑过来，扶起了徒弟，一看王玉珍一只靴筒里灌满了水，赶紧用毛巾给擦，问

道：“怎么，摔着了没有？”王玉珍笑了笑说：“不要紧，滑了一下子！”馬世田用手正了正自己的安全帽，用师父的口吻说：“到井下来工作，和上面可不同啊！以后可要处处小心，一时也馬虎不得！”王玉珍瞅了瞅师父那副严肃的面孔，默默地点了点头笑了笑。

在第五号电车上，馬世田和王玉珍师徒两人肩并肩地坐在司机台上，馬师父一边开着車一边告訴王玉珍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項，王玉珍聚精会神地看着师父的駕駛动作。今天不知为什么，馬师父的車开得可真快。风把矿棚上滴下的水珠吹进了車窗；又飞溅在师徒俩的脸上。电車跑起来是不稳定的，安全帽盔碰着車棚，不时发出陣陣清脆的声音。师徒俩誰也沒顧及到这些，两人把整个精神都集中在操作上！这时的矿井里，好象除了他俩之外什么也沒有了似的。王玉珍心中暗暗地想着：师父为什么今天把車开的这样快呢？

忽然，前边紅灯一亮，車象一条收不住的狂龙似的冲向前去。这时正好从对面也开过来一列車，王玉珍吓得“唉呀”一声，紧紧地閉上了眼睛，只听耳旁一陣疾风馳过，电車已輕輕地停了下来。王玉珍睜眼一看，啥事也沒出，电車正好停在紅信号灯前边。

馬世田輕輕地拍了下王玉珍的肩說：

“玉珍！你害怕了嗎？”

王玉珍长长吸了一口气說：

“不！”

虽然嘴里說着“不”，心里可“彭彭”地跳个不住。馬世田就

着灯光看看王玉珍脸上的热汗說：

“热了嗎？”

王玉珍連忙松开系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脸說：

“不！不！”

馬世田看了看王玉珍那种窘样，关切地說：

“做一个地下开电車的，要細心，也要大胆，開車的要和电車一条心才行，这样車才能听使喚。你很細心是好的，就是胆子小了点。以后，要細心，也要大胆……”

王玉珍点了点头“嗯”了一声，这話好象一股暖流似的。流入了心中，可是，她什么也說不出。

前边紅灯灭了，綠灯亮了，馬师父又開車向前走了。車安安稳稳地停在站上。馬师父跳下車去，王玉珍紧跟在后边，馬世田猛回头一看，連忙又轉过身来，跑到車上去把王玉珍的安全帽拿了下來，交給了王玉珍說：

“这可不是玩的，在井下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記了帽子啊。”原来王玉珍方才在車上一陣紧张就把帽子摘了下來，等下車的时候就忘了戴上啦！

远远传来巷前边电鑽打眼的“噠噠”声，它交杂在“唧唧”的采煤机声中，地下成了喧騰的城市。王玉珍还不习惯这地下的生活：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經常睡不好觉。在电车里跑了几個鐘头后，身体已經感到有些疲乏了。每当电車跑起来的时候，就象个搖籃似的晃来晃去，地下的声音又好象催眠曲似的在唱着。师父下車联系工作去了，就剩王玉珍一个人坐在車里，真有些昏昏欲睡的样子。忽听师父在远处喊着：“玉珍，玉

珍！”王玉珍一惊振起了精神，赶紧揉了揉眼睛，提高嗓子答应着：“师父，什么事啊？”馬世田跑了过来，看了看玉珍說：“怎么啦！困啦！小心，睡觉会‘闖紅’的。我和站长談点事，你先去把北巷子里那二十車煤拉来吧！”王玉珍心中一跳，自己想：“师父讓我自己出車！”越想越怕；她犹犹豫豫地瞅着师父，馬世田明白了她的意思；笑了笑对她說：“大胆些，去吧！你能独立工作了！”王玉珍鼓了勇气，点了点头，开动了电車，电車穩穩地走出了站。

王玉珍坐在車里，一点也不敢疏忽，两眼注視着前方，心中有一种說不出的喜悦，果然，自己会开电車了。車开进了北巷五站的道叉子上，忽然車的前輪向下一沉，車輪“吱吱”一陣乱叫停下了。王玉珍脸刷地一下子吓白了，汗珠立刻順着脸往下淌。她急急跳下了車，跪在車輪旁边看了看，前車輪下軌了，电車已經斜傾在那里了，王玉珍知道自己出了事故，而且第一次出車就出了事故！这事故会影响整个矿区的生产計劃，这事故会破坏了整个生产步調的，这事故不知会給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啊！这都是因为自己沒学好……。她越想越难受，全身的血管都膨胀起来了，……不知不觉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不知是自己的泪水呢，还是从矿棚上滴下的水珠，正好落在她的脖頸里，她猛地打了个冷战，好象清醒了一些。立即回过头来大声地喊着：

“馬师父，馬师父……快来呀！我出了事故啦！”

喊声里夹杂着“呜呜呜”的哭声。很快地馬师父和站长都跑了过来，馬师父赶紧拉起了王玉珍，亲切地說：

“不要紧，我来看看！”

他立刻爬在電車底下看了一眼，迅捷地跳上了電車，又重新打开“开关”輕輕地慢慢地把電車倒退到軌道上来。他又跑去打电话，讓养路工来修道，很快就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当他走到王玉珍身旁的时候，王玉珍就象受了多大委屈的孩子一样，仍在哭个不休。馬世田輕輕走过来对王玉珍說：

“別怕！事故的原因弄清楚了，一点也不能怪你；因为那地方的道釘活了，路基沉下去了……不然，决不会出事故的。”

师徒倆重新上了電車，電車剛开到四站，叶書記从对面开过来的車上下來，他立刻走过来，看看王玉珍眼睛还紅紅的濕潤着，象个慈母一般拍了拍王玉珍說：

“怎么，出了一点点小事故，就吓破胆啦，做个地下的電車司机，每天和煤块打交道，能够軟弱嗎？別哭啦，要坚强一些……”

接着他又瞅了瞅馬世田說：

“事故不是弄清楚了嗎？这不能怪玉珍啊！”他又安慰玉珍說：“哪个女英雄哭天哭地的？怕开電車出事故，就不能做个好開車的，細心是很重要的，胆大也是很重要的啊！”

叶書記一边走一边講，王玉珍的心情也漸漸安定了下来，他們一直走到二站，馬世田的電車也开过来了。王玉珍紧紧地握着叶書記的手說：“謝謝党对我的教育，我懂啦！”她上了電車，叶書記向她招了招手，電車又开向前去了。

不久，王玉珍就和师父分开了，她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了。她自己开一輛小型電車名叫“小型一号”。原来她和师父訂的

合同里是三个月学成。如今啊，沒到一个半月就成了，人們都向她送来一双爱慕的眼光。她是从办公室走出来的姑娘，从劳动中成长起来的“地下女司机”，是从那許許多多的惊人场面中战斗过来的。她自己常常想起自己是怎样由生疏中习惯了的呢？开始不习惯渗着煤灰吃冷“饅”，現在也吃得很香啦；开始不习惯晚上工作，現在白天和夜晚都是一样啦；开始电車一跑快了，自己就闭上眼睛等待着不幸，現在那条黑黑的鉄蛇已經很馴服地任她使喚啦。这就算行了嗎？不，不行！在跃进的声浪中，在和資本主义国家赛跑中，她决心要走得更前更前，永不停息地向前，她深深地爱上了自己这种和煤块打交道的“女电車司机”的工作，象三岁娃娃刚会迈步一样，許多許多，很长很长的生活道路还待她去走哩！当他們“青年电車司机小組”的李丙倫师傅提出了打开新局面，反对保守；反对墨守成規以超軸的办法比先进的时候，王玉珍立即响应了。李师傅的大型車由原五十車增到八十一車，其他組也比起来了，結果达到一百二十三車的指标；王玉珍用小型車由原三十五車增到五十四車。以后有的組已經达到七十八車了。

王玉珍每天深入在几百公尺的地下，想到的却是头頂上那不牢河两岸农业合作社的社員們开始了春耕，孩子們在自己的头上讀着书，姐妹在自己的头上唱着美丽的民歌，这道暖流都流过在她的心头。她还想过挑些她最喜欢的那些亮晶晶的煤，送到北京去，送給毛主席，她想的就是这些。

春天永远是買汪煤矿矿工們的，虽然地下通风还不能和地上一样，可是他們心里有着万紫千紅的春天。

又一个动人的消息从賈汪传到了韓桥，从韓桥传入了地下矿井里，传到每个煤矿工人的心里，——王玉珍被选到省里去参加“下放干部代表會議”了。

她握別了时刻不愿离开的人們，握別了扶着她手教会她开地下电車的馬师父。她从江北来到了江南，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过长江哩！她把許多下放干部的劳动事迹带来了，他把賈汪煤矿工人的心意带来了，这給春天的江南增加了多少光彩，这种动人的詩篇随着春风，到处传揚。

在代表們的宿舍里，虽然已經是夜靜更深了，大家还都在促膝談心，各人談各人的感受，各人談各人的心情。虽然王玉珍只有一百二十天的劳动故事，却深深地激动着我。当我和她握別的时候，她亲切地說：

“我已經和大家挑战了，再来个跃进，我提出了二十二万吨公里安全行車……”

多么振奋人心的热情啊！讓这些生长在地下的花朵，放射出更多的芬芳吧！今天跃进，明天跃进，永远不停息地跃进吧！

田野里的白衣战士

楊 苡

这个人原是新沂县人民医院的医士，他的名字叫魏云章。十五年前他参了军，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人们都叫他“小鬼”；可是第二年他开始学医了。1949年从华东野战军某部转业，直到下放以前他只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也似乎只应该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却也很自然。他在新沂县人民医院工作，生活过得很平静，全民整风了，每个人都必须重新把“劳动”这个字眼再好好地称一称分量，在下放干部的动员会上魏云章站起来了，他举起了他的手！

他举起了他的手，然而他却失去了他的“家”！显然，一切不是那样一帆风顺的，为了不愿下乡，他的妻子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这真是晴天霹靂！夜晚他痛苦地思索：“难道我错了，不！绝不是！我不能忘记党对我的培养，我这条路是对的！”

他甩开了这个纠缠，离了婚。白天，他接受着大家的祝贺，大声的笑着；可是晚上他怀着极痛苦的心情在床上翻来复去，不能入睡。他不断地跟自己说：我是对的！我应该参加农业劳动！我一定要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然而，妻子离婚这件事，总是使他苦恼着，久久不能平息。他担心：自己将来怎

么生活得下去；但是，有一强坚个信念支持他：要听党的话。党要我作什么，就应该作什么！

这样魏云章就到了港头乡付庄社付庄村。他在第一天就买全了生产上必须用的铁锹、粪箕、粪勺等农具，也就在第一天他就和社员们在一起劳动，也许在他心底还残存着妻子离婚带来的苦恼，可是那只是在心底，没有人会看得出来。

更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医生。

真的，为什么要告诉人自己是个医生呢？完全没有必要！只有现在才开始了真正的劳动生活，下乡是为了锻炼自己，在这个大熔炉里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而绝不是来炫耀自己，何况，没有党，自己还能有什么呢？

他积极地在田野里劳动，也积极地参加了扫盲工作。他刚来时还听说过个别的怪话：

“干部嘛！能劳动什么，一定是来吃闲饭的！”……

可是这些怪话很快地就由于他辛勤的劳动而消失了。

这时候他是不是完全忘了那不愉快的事情呢？自然，这终究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他一想起来，总象是有一把针扎在心上，然而必须忘记——他使劲地将铁锹向土里一插。

忽然又出了事情，付庄村里一家家都相继病倒了，伤风，喉痛；紧接着发高烧、浑身痠痛得爬不起来……这正是劳动最紧张的时候，可是能够站起来的人却越来越少。社里已有60%的社员病倒了——流行性感冒！魏云章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只有四十五户人家，免疫的却只有三户！

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魏云章比誰都苦恼，因为他忘不了他是个医生。他看到生产受了影响，他觉得应该责备自己；他作到了一个农民应该作的，可是他没有尽到一个医生应尽的救死扶伤的责任！

这时候他把过去什么都忘了，一闭眼就看见那些发着高烧的脸，那些呻吟……他又睡不着了，他敲打着他的头：魏云章！魏云章！你是医生啊！你学的是什么？党怎样培养了你，你今天有什么理由旁观？

可是他又想到如果他去看这些病人，就会影响劳动锻炼，那他坚决要求下放又怎么解释呢？何况他身边也没有药啊！

社支书黄金斗同志找到了他，提醒他应该作什么；社里一部分钱交给他了：“赶快进城去买药！”

魏云章欢欢喜喜地进了城，他买了大批必需的药品。可是，亲爱的读者，你们不会在白天遇见他的，他是悄悄地在晚間进了城。他不敢在大白天进城买药，他怕碰见熟人问他：“喂，你这个去当农民的怎么又买起药来啦，”其实，在这里魏云章是想错了，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同时也需要把知识带到农村，他没有全面理解党的用意。他还有点患得患失呢！当然，现在魏云章完全明白了，因为他后来的行动不仅没有遭到任何非议，而且受到了党的赞扬。

谁也没法形容他的快乐，当他看见社员们一个个恢复了健康的时候，他简直想拥抱每一个人！他挨家去检查，没有得病的也被动员吃上了感冒片以便预防。每天每天他接受着这家或那家的感谢，然而他知道更宝贵的是他得到了群众的信任。

王志文的女儿在重感冒后鼻孔出血不停，体温下降，病情

十分严重。半夜里魏云章跑去看病，二十小时以后，孩子脱离危险了；孩子的母亲一定要他作这个孩子的干爹。

蒋恩全的孩子发高热，又是在半夜里，魏云章跑去了。他给孩子注射了青霉素，守在孩子旁边，一夜不合眼。蒋恩全给他铺上床，要他睡，他说：

“抢救小孩子要紧，一两夜不睡没有关系。”

不久，这个孩子又欢蹦活跳的了！

你能猜得出在这几个月里他看了多少病人么？他看了五百多个病人，其中有不少是病情危急的。

你会问我：他还在田野里劳动么？

当然他还是拿着铁锹去劳动，但是他身上多了一件东西：他背了一只药箱。他把药箱放在田头塘边，如果有人来看病，马上他就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变成一个细心的医生！

这些天他不再有空想到他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他的心也不再被那个阴影折磨着了，从体质到思想，都发展得更加健康了，他抖抖肩膀，觉得很轻松。

没多久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是个初中学生，他到镇上结了婚，可是在归途上，又担上一层心事：

“回到社里我那个家，要啥没啥，她会不会有意见呢？”

可是一回到家里，他的心跳起来了，他的新朋友们已（也曾是他的病人）给他安置了这么一个舒服的家：墙壁上新糊了报纸，床、桌子、凳子、锅、盘、碗、筷……都齐全了，一切都放在合适的地方，一切都是那样地崭新干净，一切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它们的主人——这个年轻的医生和他新婚的妻子！

魏云章抓住了人群中的一只手乱搖，泪水在他的眼眶涨满了，他得拼命抑制住，不讓眼泪掉下来，他一轉身，用手掌抹去眼泪，他笑起来了：这就是我的家啊，我一輩子也不会离开这里，我和我的爱人在这里生根啦！

当然他們是住下来了，人家对他說：

“你要走，我們也不放你走！”

他怎么会走开呢？这里全是他的亲人，要离开他們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他訂下了规划；他要跟农民学习各种劳动的本領，他要大力展开以預防为主的保健工作，他还要培养他的爱人。目前他的爱人已經懂得一些藥品的知識了，不久她将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一个护士和一个藥剂士，也許还会成为一个助产士！

他們还要將他們所学过的教給別人，正如他們自己也还在向別人学习他們所不会的。他向同志們保証无故絕不缺勤，一年內一定要学会一般农活！

这就是魏云章——田野上的白衣战士！当我站在他面前，望着他那瘦削的脸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諾尔曼·白求恩的遺志：“我們要把病人帶到春天的阳光里来！”

魏云章爽朗地大笑起来，他想起他曾經为了那么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苦恼过；多么不值得啊！他用力地握着我的手，大声說：

“現在，通过下放干部代表會議，我更認識到我这次下放是党給我們安排的最正确最光荣的道路！沒有党，我不會有今天！”

女 号 兵

王 少 华

—

原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的戴进同志下放到江宁县建新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

下放前，戴进同志曾代表省级机关女干部在省级机关欢送下放干部的大会上讲了话，表示了决心，提出了保证，事实上她也确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可是，当离开了机关，离开了家庭，离开了南京时，心头却涌起了一个念头：“究竟农村是否欢迎我们，需要我们去呢？复杂而艰苦的农活能学得会吗？干得了吗？……”她的这些顾虑，突然被一阵喧闹的锣鼓声打断了，原来她一到农村群众就在夹道欢迎她呢！喧耳的锣鼓、爆竹声，加上鼓掌和欢唱，连欢迎的言辞也都压下去了。所看到的只是许多喜悦、微笑的脸庞。感情是多么的朴实、真诚。“群众是多么欢迎我们下放啊！”她想。使她激动的事儿接踵而来，当她刚到社时，很快被二队抢走了；当她走到了分配她去住的那人家，新打扫的房间里已架好了一张床铺，床上还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呢！到了下午，社员们看她马上参加了田间劳动，个个都很高兴，纷纷地争着来帮助她，耐心地教着：这样握锄头，这样锄土，这样才能把草锄死，那样不行……。晚上，附近的人来了，大家闲谈着，有说有笑很是热闹，忽而一